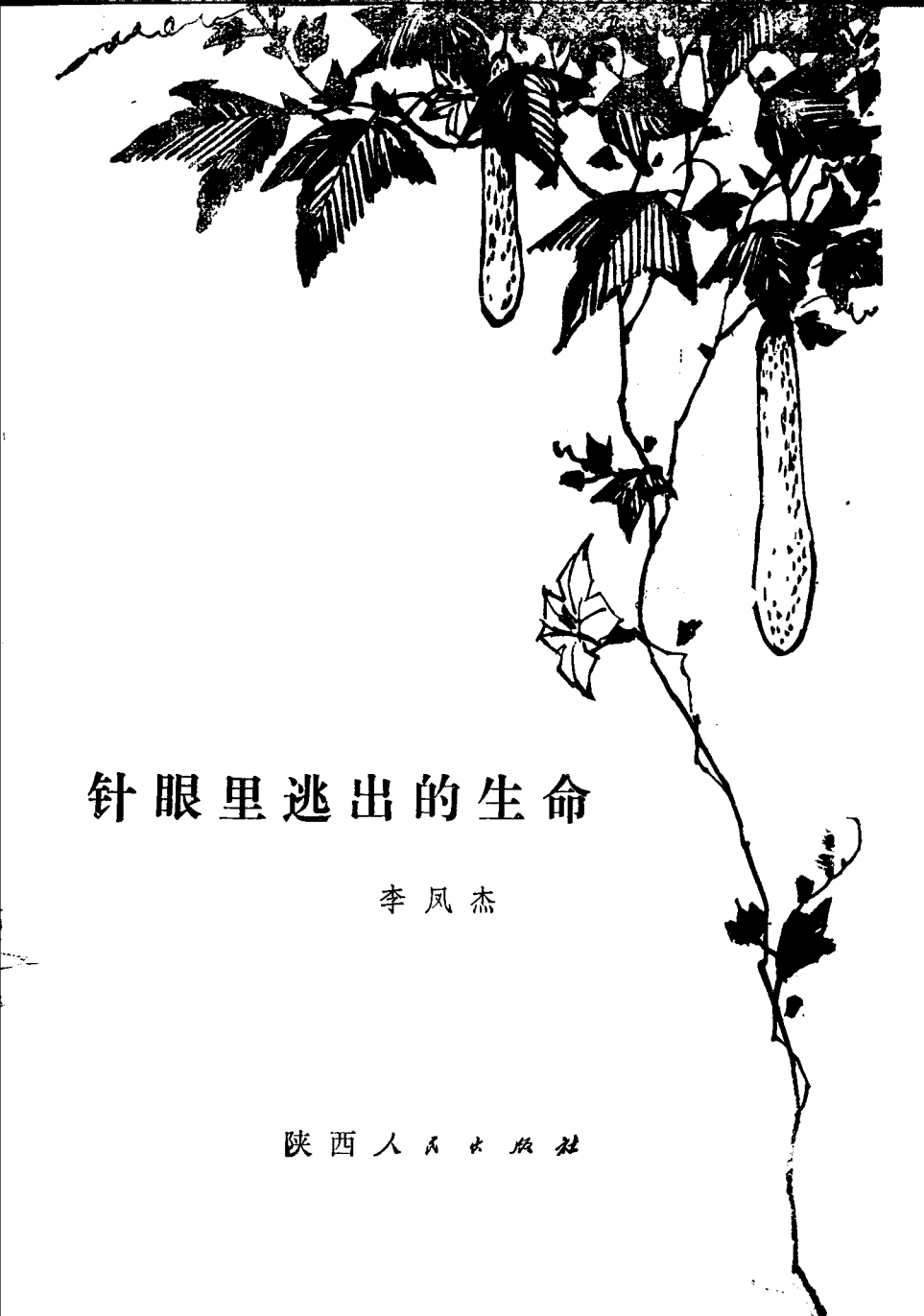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

李凤杰



陕西人民出版社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

李凤杰

陕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有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它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如怨如诉地描述了一组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既在写人叙事，又有对往事的怀恋与评说，各自独立成篇，又相互连贯补充，组成一幅陕西关中农村的习俗画面，塑造了许多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善良、迷信的婆婆，勤劳、倔强的母亲，聪敏、敦厚的哥哥，风趣、慈祥的轧面匠伯，纯真、仗义的伙伴，辛劳、可敬的老师等。书中洋溢着作者真挚的情感，描写了小主人公坎坷的生活道路，表现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高尚情操和心灵之美。

封面 插图：王有政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

李 凤 杰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75 插页 4 字数 50,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6,301—24,300

统一书号：R10094·368 定价：0.30 元

序

王汶石

一本读来多么真切，多么令人心酸，而又多么激励人们的精神，鞭策人们奋进不息的小书啊！

作者李凤杰同志，是大家熟悉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的《铁道小卫士》，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为读者所熟知。现在，他又把这样一本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题材的书，奉献给小读者们，我深信，任何一个读完这本书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坦白地说，当凤杰同志要我为他这本书写几句话时，我曾经有过一霎那的犹豫。因为我不知作者写了些什么。虽然我和凤杰同志交往已有多年，在文艺界是老相识了，但是近两年来，文艺界的情况变化很大，对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发生了各种各样看法。正是用得上一句古老的格言：士别三日，当更刮目相待了。不知作者现在对生活、对文学是怎样的看法，写了些什么？又是怎样写法？但是，当我读完一两篇之后，就被牢牢地吸住了。男儿有泪不轻弹，读手写的

原稿，我是不会轻易掉泪的，然而书中主人公的生活和遭遇却使我掉泪了。

作者写的是他童年的生活和故事，正象他在书中所说的：“童年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悲惨的童话。”然而这悲惨的童话又何止是作者一个人的生活际遇，它是旧社会的穷孩子们的共同遭遇，每个穷孩子都可以在这儿找到自己的童年生活的影子。一个在襁褓中就几乎被烧焦的孩子，头上长着黄水疮、聪明、顽皮、弱小、而又倔强的孩子，在极端敌视自己的严酷的世界里，在爱抚和憎恨、饥饿和压迫中，对来自各方的打击，躲避着，屈辱着，反抗着，顽强地存活下来了，成长起来了，在解放之后，祖国需要人才的时代里，坚定地朝自己选定的目标奋进了。

内在的激情和描述的真切，是这本书的特点。作者着重描述解放前夕的社会生活，但他没有去描写地主豪绅吊打贫苦农民的情景，没有描写国民党军警宪特、保甲酷吏随意抓捕和枪杀农民的血淋淋的场面，虽然，在那个社会里，这一切，都是平民百姓最寻常的生活遭遇。作者也没有正面描写迎接解放、土改翻身等等农民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变，虽然，这些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变革无疑是中国农民、包括作者本人的历史命运发生彻底改革的根本原因，无疑它是值得

作者用金字大书而特书地写在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上的。但那应当是另外一本书。这儿，作者只是通过一个满头黄水疮的穷孩子的日常生活，通过孩子自身的感受，进行细腻、精练、逼真的描写，向读者呈现出一幅真实、悲惨、动人的图画。

没有重大事件，没有曲折情节，要写好，难度是很大的。这要靠对生活细节选择的严格，布局的自然，描写的真实；还要靠作者对生活内心感受丰富，态度真诚，能以他的真诚的吐露，~~赢得读者深信不疑~~吸引读者的心。作者正是这么做的，他正是这样紧紧地揪住我的心，催我落下泪来。~~这儿，每一篇，每一行，~~都饱含着作者的血和泪，~~屈辱和抗争，然而又~~不仅仅是哀哭和呻吟，它还处处有抚爱和欢笑，~~智慧和~~顽皮，遐想和追求。纵然那安抚和笑声也浸透着辛酸和悲痛。大概，正因为如此，人才能活得下来；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而且还要无限期地发展下去。作者正是如此本分地真实地描写了现实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因而便产生了相应的艺术感染力量，并从而触动了读者的心弦。常常有人问道，文学艺术有没有什么奥秘？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奥秘的话，奥秘就正在这儿。

然而，仅只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如果作者只是孤

立地写自己童年生活苦难经历的话，即便生活场景和细节描述再真实，内在的感情再真挚和充沛，也很难达到象现在这样笔触广阔，感人至深。本书写作的另一特点和成功之处，是作者通过对周围环境的真实描绘来讲述自己的童年生活的，换句话说，作者是通过对周围许多人物的描写来讲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悲惨故事的。作者给我们写了一组人：善良而迷信的婆婆，受人歧视的大脚板妈妈，肩负着生活重担的爸爸，终于当上铁路工人的卖锅盔的哥哥，会讲故事的轧面匠伯伯，自卖壮丁的启蒙老师杨先生，解放后出狱的刘老师，小社会里大学长和小伙伴，远房亲戚家可憎的女主人和富有同情心的男主人，等等。这些人的命运都和作者的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每一个人一生的坎坷遭遇，处事为人，同作者的关系，和最终结局，从不同角度描述了长黄水疮孩子的苦难、欢乐、希望和那一颗在成长中的美好的心灵。反过来，通过这个苦孩子的生活和感受，我们又深深认识到被压迫的、在生活最底层的劳动者的心灵美。旧时代的中国贫苦农民是苦难深重的人，因而极富有革命性，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让我们从这本小书里，重温一下旧时代中国农民的苦难、冀求、和这个阶级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份量吧！

自然，作者这本书是写给小读者的。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在光明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有着幸福的童年，他们不了解过去，不了解他们的爷爷、爸爸和叔叔们的童年生活是一个怎样悲惨的童话，那么，这本描述真实的、亲切动人的书，会把他们带到那个世界中去，也必定会教他们加倍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幸福的童年，会策励他们立志为十亿人民的幸福，为全人类的幸福，努力学习，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投身到四化建设的行列里去，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一生。

1981.5.8. 西安

目 录

针眼逃命.....	(1)
婆婆与神.....	(8)
追求.....	(19)
母亲的脚板.....	(29)
哥哥的梦.....	(38)
忘年交.....	(48)
启蒙老师.....	(58)
在小社会里.....	(68)
难忘的教诲.....	(79)
奋斗之路.....	(89)
结束的话.....	(98)

针 眼 逃 命

婆婆是个盲人，连天黑天明也看不见。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却是一个无所不晓的智慧老人。

看到炕上添了弟弟，象小猫一样呜哇呜哇哭叫，我就去问婆婆：“弟弟哪儿来的？”

她说：“池塘捞下的！小孩都是从池塘捞的！”

“我咋没看见过呢？”

“半夜三更才去捞，你早睡着了！”

我还看见弟弟身边放着布老虎，石狮子、轧面刀。房门口搁块大石头，石头一旁钉着经布才用的“老橛”，上面戴一顶明晃晃的犁铧，门帘上拴了长长的麻丝和一绺红布条。

那么，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和捞孩子有什么牵连呢？我又去问婆婆。

她回答得更叫我不明白：“防‘偷尸鬼’！——‘偷尸鬼’专勾小娃的魂哩！”

原来解放前的乡村，贫穷落后，没医没药。老百姓不懂卫生知识，为孩子剪脐带，不知把剪刀消毒灭

菌，常常使婴儿感染破伤风，四至六日发病，十之八九死亡，俗称“四六风”。迷信和愚昧，使人们以为有一种“偷尸鬼”，专门潜入产房，偷窃小孩灵魂。所以得了孩子，都要放置这些可以杀鬼、降鬼、挡鬼、缚鬼的“镇物”。有钱人家还常常请画师绘了打鬼的钟馗，称作“角子”，挂在屋里守护婴孩。有人还传说“偷尸鬼”最怕黑驴，在产房搁上黑驴蹄子，驱鬼避邪。就连为孩子起个名字，也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什么“鸡换”、“狗剩”、“鱼鱼”、“马马”、更是盼望司命阎罗从生死簿里忽略掉这些不属于人类的称呼，使后代长命百岁。

但这有什么用呢？许多妇女，一辈子生了十几胎，仍然无儿无女。我看见，弟弟几天以后就失踪了！

我更懂事的时候，婆婆才告诉我，我刚刚“捞”回来，身边也放过这些“镇物”，但仍然得了“四六风”。我一抽起风来，牙关紧闭，浑身硬梆梆的，象一张上了弦的弓，眼白瓷勾勾地向上翻。

娘抱着我一抻长的躯体，奶头喂不进嘴去，只是难过地流泪、叹息。婆婆不停地在观音菩萨跟前烧香念佛，为我祈求平安。左邻右舍的婶子们，则在门道里担心地嘀嘀咕咕。有的能预知一切似的撇撇嘴，说：“唉，这是个小冤家！前世负了他的债，今生来

讨还咧！”有的凭经验摇摇头，说：“该是儿了，棍子搯不走；不是儿了，金子换不下！得了‘四六风’，迟早要叫土地爷领走的！”

爹是个不信邪的人。他借了头毛驴儿，到远乡的镇上请来一位大夫。大夫是个留山羊胡的小老头，戴一副硬腿子眼镜，腾地跳下毛驴，瞪了婶子们一眼，走进屋去，一把推开了那些可笑的“镇物”。他扎针、放血之后，不慌不忙地捏了块面团，切了蒜瓣，取了麝香，捻了艾绒，慢慢为我灸起来。

老头儿灸得有条有理。灸了牙关灸脊背，灸了手心灸脚心，从肚脐眼灸到天灵盖，直灸得抽风停止，黑眼珠滴溜溜地转动起来，他才吁口气，擦擦汗，接住爹递来的水碗和烟锅。

灸过三日以后，大夫狠狠心，把艾火直接放在我那忽闪跳动的囟门口上，烧起四个明晶晶的水泡。水泡结痂，虽然留下四个永久的灸疤，却出奇地根治了我的风症。于是，这古老的医术，从“偷尸鬼”手里夺下了我的生命。

我满月的时候，大夫又被爹用毛驴接来，作为座上客，吃了“辣子面”。那些婶子们，自然也受到了邀请。

她们知道，穷孩子满月，没有人给脖子戴银项

圈，更没人给胸前挂“长命富贵”的金锁子，就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在村里逐家挨户讨了黑线、白线，有指头那么粗一股，拴在我的脖项，祝福说：“拴了缰绳，命牢福大，再不变狗咧！”——为了忌讳不吉利的字眼，她们总把小孩生病称“变狗”的。

可是，刚刚出月，我幼小的生命之船，又遇到了风浪。

那天，娘借了牲口磨面。老牛拉着石磨，似走非走地缓缓移步，而且在不断地呵斥声中，瞅空停下脚来，把舌头伸向磨盘舔舔。那两扇衰老的石磨，则象没牙的老汉咀嚼食物，好容易磨完一遍，才罗得薄薄一层面粉。每次磨面，总要天不亮套磨，半晌午结束。

娘临走，烧热了炕，把我放在承受火力最多的炕门上。她担心我乱蹬跌地，用尿布紧紧裹住，盖了被子，两边又压上石碾似的圆枕头。

谁知道炕火太大，烧着了席子，席子烧着了尿布。我无法动弹，半边身子被烤得紫焦，象大街上叫卖的没毛烧鸡，连嗓子也哭没了声音。

磨完面回来，娘揭开被子，浓烟焦气直冲屋顶。她几乎吓昏过去，把我抱在怀里，放声大哭。一阵哭诉我的命苦，一阵责备自己粗心。

那些婶子们前来劝告，也免不了一番指责，末了又安慰娘说：“甬难过，快给娃想法治伤吧！能治好的！”但走出家门以后，她们又窃窃私语起来：“唉，这孩子半夜亥时落草，生辰八字太硬，难大着哩！”

“可不是，小冤孽的债还没讨够呀！”……

爹从地里回来，气青了脸。他既不信什么“命”，也不管什么“债”，连饭也没顾吃，就照治烧伤的验方，寻来了陈鸡油，为我擦抹。

婆婆也拄着拐棍，让哥哥拖了，今日上庙堂讨一点香灰来，贴在我的疮面上；明日上巫婆那儿弄一张护符来，用红布包成三角形，缝在我的小棉袄上。

但烧伤太重，伤面很快化脓、腐烂。没过几天，左膀的肌肉发黑、坏死，露出了白生生的骨头，我眼看失了人形，黑皱皱的脸，没有三指宽，脸中央那指头蛋儿大的鼻子里，已经气息奄奄了。

只有爹不松气地到处打听单方，到处寻找药物。常常是天不明出去，鸡上架回来。今日卖掉一件家具，抓回几付败毒中药；明日当掉衣物褂子，弄来一包外贴的散药。渐渐地，娘愁黄了，爹累瘦了。我身上一块块腐肌却脱落挂皮，膀骨也覆盖上了红鲜鲜的嫩肉。我终于用男孩子响亮而粗哑的叫唤，又一次宣告了迷信和偏见的破灭，把欢乐呼回了贫苦的屋子。

爹抱着我，亲着满是汗毛的小脸，说：“哭吧，叫吧！小时候声大，长大了劲大！”

然而在那个世界上，生活对穷人并不赐福，一个贫贱的生命要活下来，多么艰难呀！

过了不久，我的右耳上侧，又出了毒疮。毒疮长得鸡蛋大小，把小脑袋瓜盖去了小半，溃烂以后，脓水不断。尽管又请了疮科大夫反复诊治，伤势只管加重。后来发展成全身症状，发烧，红肿。爹有时拔些野茄子捣浆贴敷，有时挖些塘泥什么的周身乱抹，病情却继续恶化，眼看我进入昏迷状态，连哭声也微弱得不如一只蟋蟀的鸣叫了。

一家人在这种反复折磨之中，渐渐麻木。况且那年月，穷汉家扔掉一个小孩，是平平常常的事。荒郊野外的幼尸，常常把狼惹进村呢！我终于使全家失望。娘挤了三酒盅奶水，灌进我已经不会吮奶的嘴里，扑喇喇地落着泪，把我搁在门背后的屋地上，只等微弱的气息一断，就扔到田野去。

但生命总是顽强的。它从母体获得以后，就在人眼看不见的地方，和死亡不停地争斗着，不愿轻易泯灭。在我身上，也许还有动物特有的“闻土性”吧，在门背后挣扎了三天，得到了大地的气息，竟然有劲翻出墙旮旯，滚到屋门口，被进屋念佛祈祷的婆婆踩

中头部。娘的惊呼声中，婆婆那尖尖的小脚，结结实实地踩在疮包上。疮里的脓血便挤得满地。顿时，我哇地哭叫一声，有了生机。我又被娘抱回炕上了。

婶子们和婆婆开玩笑说：“嘻嘻，念佛不如你的丫丫脚哩！”果然，在九死一生的关头，头疮里的脓液彻底挤掉以后，靠中药土方和亲人的心血，使我又从“偷尸鬼”的魔爪下针眼逃命了！

一位作家说过，一个纯净生命的获得，要“在烈火里烧三次，在沸水里煮三次，在血水里洗三次”，可见苦难并非坏事。我初生之时，仅仅在艾火下烧了一次，在土炕上烤了一次，在血水里浸了一次，自然远远谈不上纯净，但却有一个坚实的生命，来迎接苦难重重的童年了！

婆 婆 与 神

从我开始懂事，就记得婆婆总是垂着眼皮，盘腿坐在厨房炕上，把我搂在怀里，摇着，拍着，唱着。脸上挂着盲人的慈祥和微笑。声音从喉咙里缓缓流出来，绸子一样柔和：“噢，噢，快睡着，猫儿来了揭被窝……”

她在我出世前就已双目失明了，但从不闲着。纺线、烧火、晒柴、管鸡，拐棍儿咣咣咣响来响去，演奏穷苦人家勤劳、辛酸的乐曲。其余时间，她盘腿坐在炕上，颤动着嘴唇念佛，仿佛在轻轻召唤遥远的幸福。一百零八颗琉璃蛋儿组成的佛珠，象数不尽的珍珠，在手中叮当叮当响动。

晚上，婆婆洗了手，点根香，双手举着，跪在写了黑字的红帖子那儿，叩头作揖，然后揣摸着插在三条腿的“宣德”铜炉里。香头象顶小红帽，矮着、矮着，一直陪我进入梦乡。

一天，我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问：“婆婆，你为啥给红纸条磕头？”

“那是封的神位！”婆婆停住佛珠，说，“神位